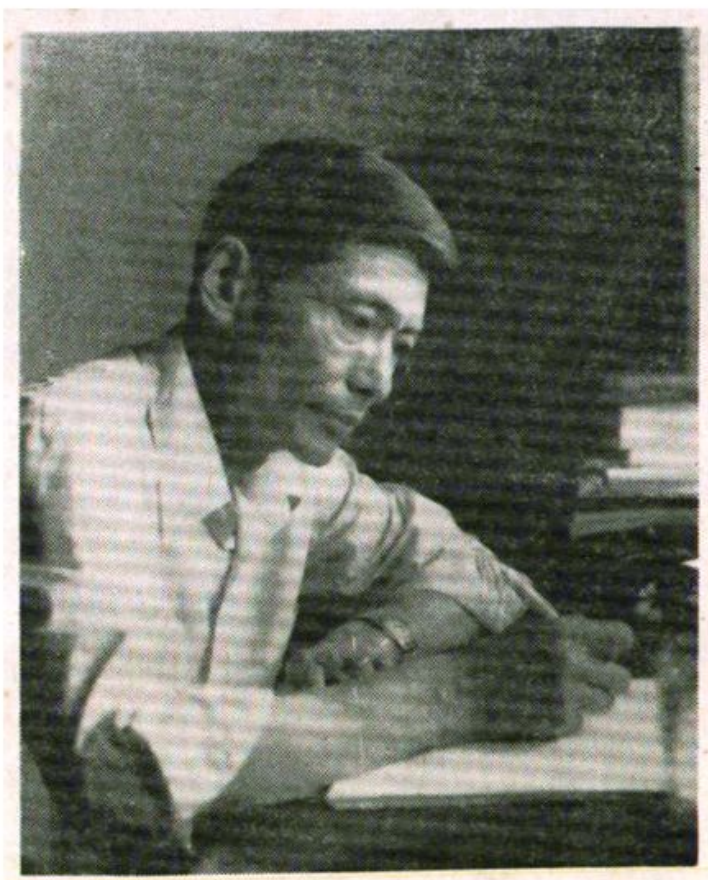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. It depicts a street scene with several buildings. The buildings are rendered in light beige and cream tones, with dark blue outlines for their roofs and structural elements. A prominent yellow, oval-shaped object, possibly a fruit or a light,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modern, with a focus on geometric shapes and a limited color palette.

陆 文 夫

小巷人物志

· 第 一 集 ·



陆文夫

小巷人物志

· 第一集 ·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编辑说明

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，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，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。

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，包括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。

选编的方式，有个人专集（选集、多卷集），有按年代、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，以及新创作集。

《总汇》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，不硬性排名次、定先后，个人专集，可一年编一册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；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，可一年编一集，也可数年编一集，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。

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，载创作实绩之舟的《总汇》，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。积十年二十年之力，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。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。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
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目 录

- 1 梦中的天地 (代序)
- 11 小巷深处
- 30 牌坊的故事
- 41 介 绍
- 52 二遇周泰
- 63 葛师傅
- 75 特别法庭
- 91 圈 套
- 111 小贩世家
- 128 一路平安
- 164 唐巧娣
- 183 美食家

梦 中 的 天 地

(代序)

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，可是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。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；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，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，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。

三十八年前，我穿着蓝布长衫，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。这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，石板下还有流水淙淙作响。它的名称也叫街，但是两部黄包车相遇便无法交会过来；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，晾衣裳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上搁到对面的屋檐上。那屋檐上都砌着方形带洞的砖墩，看上去就象古城上的箭垛一样。

转了一个弯，巷子便变了样，两边都是楼房，黑瓦、朱栏、白墙。临巷处是一条通

长的木板走廊，廊檐上镶着花板，雕刻都不一样，有的是松鼠葡萄，有的是八仙过海，大多是些“富贵不断头”，马虎而平常。也许是红颜易老吧，那些朱栏和花板都已经变黑、发黄。那些晾衣裳的竹竿都在雕花的檐板中躲藏，竹帘低垂，掩蔽着长窗。我好象在什么画卷和小说里见到过此种式样，好象潘金莲在这种楼上晒过衣裳。那楼下挑着糖粥担子的人，也象是那卖炊饼的武大郎。

这种巷子里也有店铺，楼上是住宅，楼下是店堂。最多的是烟纸店、酱菜店和那带卖开水的茶馆店。茶馆店里最闹猛，许多人左手搁在方桌上，右脚翘在长凳上，端起那乌油油的紫砂茶杯，一个劲儿地把那些深褐色的水灌进肚皮里。这种现象苏州人叫作皮包水，晚上进澡堂便叫水包皮。喝茶的人当然要高谈阔论，一片嗡嗡声，弄不清都是谈的些什么事情。只有那叫卖的声音最清脆，那是提篮的女子在兜售瓜子、糖果、香烟。还有那戴着墨镜的瞎子在拉二胡，哑沙着嗓子唱什么，说是唱，但也和哭差不了许多。这小巷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图。

就在这图卷的末尾，我爬上了一座小楼。这小楼实际上是两座，分前楼与后楼，两侧用厢房联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口字。天井小得象一口深井，只放了两只接天水的坛子。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，只见人来人往，市井繁忙；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，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。河上橹声咿呀，天光水波，风日悠悠。河两岸都是人家，每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石码头。那码头建造得十分奇妙，简单而又灵巧，是用许多长长的条石排列而成的。那条石一头腾空，一头嵌在石驳

岸上，一级一级地扞进河床，象一条条石制的云梯挂在家家户户的后门口。洗菜淘米的女人便在云梯上凌空上下，在波光与云影中时隐时现。那些单桨的小船，慢悠悠地放舟中流，让流水随便地把它带走，那船上装着鱼虾、蔬菜、瓜果。只要临河的窗内有人叫买，那小船便箭也似的射到窗下，交易谈成，楼上便垂下一只篮筐，钱放在篮筐中吊下来，货放在篮筐中吊上去。然后楼窗便吱呀关上，小船又慢慢地随波漂去。

在我后楼的对面，有一条岔河，河上有一顶高高的石拱桥，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，人从桥上走过，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。可那桥洞却十分宽大，洞内的岸边有一座古庙，我站在石码头上向里看，还可以看见黄墙上的“南无……”二字。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见桥洞里流水湍急，银片闪烁，月影揉碎，古庙里的磬声随着波光向外流溢。那些悬挂在波光和月色中的石码头上，捣衣声啾啾地响成一片，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小巷的后面也颇有点诗意。翻身再上前楼，又见巷子里一片灯光，黄包车辚辚而过，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，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带小炉子的大篮子。茶馆店夜间成了书场，琵琶叮咚，吴语软侬，苏州评弹尖脆悠扬，卖茶叶蛋的叫喊怆然悲凉。我没有想到，一条曲折的小巷竟然变化无穷，表里不同，栉比鳞次的房屋分隔着陆与水，静与动。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，一面是波影与月光，还有那低沉回荡的夜磬声，似乎要把人间的一切都遗忘。

我也曾住过另一种小巷，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，这围墙高得要仰面张望，任何红杏都无法出墙，只有那长春藤可以

爬出墙来，象流苏似地挂在墙头上。这是一种张生无法越过的粉墙，而且那沉重的大门终日紧闭，透不出一点个中的消息，还有两块下马石象怪兽似的伏在门边，虎视眈眈，阴冷威严，注视着大门对面的一道影壁。那影壁有砖雕镶边，当中却是空白一片。这种巷子里行人稀少，偶尔有卖花人拖着长声叫喊：“阿要白兰花？”其余的便是麻雀在门楼上吱吱唧唧，喜鹊在风火墙上跳上跳下。你仿佛还可以看见王孙公子骑着高头大马走进了小巷，吊着铜环的黑漆大门咯咯作响，四个当差的从大门堂内的长凳上慌忙站起来，扶着主子踏着门边的下马石翻身落马，那马便有人牵着系到影壁的旁边。你仿佛可以听到喇叭声响，炮竹连天，大门上张灯结彩，一顶花轿抬进巷来。若干年后，在那花轿走过的地方却竖起了一座贞节坊或节孝坊。在那发了黄的志书里，也许还能查出那烈女、节妇的姓氏，可那牌坊已经倾圮，只剩下两根方形的大石柱立在那里。

我擦着那方形的石柱走进了小巷，停在一座石库门前。这里的大门上钉着竹片，终日不闭，有一个老裁缝兼作守门人，在大门堂里营业，守门工便抵作了房租费。也有的不是裁缝，是一个老眼昏花的妇人，她戴着眼镜伏在绷架上，在绣着龙凤彩蝶。这是那种失去了青春的绣女，一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，老眼虽然昏花，戴上眼镜仍然能把如丝的彩线劈成八片。这种大门堂里通常都有六扇屏门，有的是乳白色，有的在深蓝色上飞起金片，金片都发了黑，成了许多不规则的斑点。六扇屏门只开靠边的一扇，使你对内中的情景无法一目了然。我侧着身子走进去，不是豁然开朗，而是进入了一

个黑黝黝的天地，一条窄长的陪弄深不见底。陪弄的两边虽然有许多洞门和小门，但门门紧闭，那微弱的光线是从间隔得很远的漏窗中透出来的。踮起脚来从漏窗中窥视，左面是一道道的厅堂，阴森森地；右面是一个个院落，湖石修竹，朱栏小楼，绿荫遍地。这是那种钟鸣鼎食之家，妻妾儿女各有天地，还有个花园自成体系。

我曾经在某个东花园中借住过半年，这园子仅占两亩多地，可以说是一个庭院，也可以说是个花园，因为在这小小的地方却具备了园林的一切特点，这里有湖石堆成的假山，山上有鹅卵石铺成的小路，小路盘旋曲折，忽高忽低，一会儿钻进洞中，一会儿又从小桥上越过山涧；山涧象个缺口，那桥也小得象模型似的。如果你循着小路上下，居然也得走好大一气；如果你行不由径，三、五步便能爬上山顶。山顶笼罩在参天的古木之中，阳光洒下的都是金线，处处摇曳着黑白相间的斑点。荷花池便在山脚边，有一顶石板曲桥横过水面。曲桥通向游廊，游廊通向水榭、亭台，然后又回转着进入居住的小楼。下雨天你可以沿着游廊信步，看着那雨珠在层层枝叶上跌得粉碎、雨色空濛，楼台都沉浸在烟雾之中。你坐在亭子里小憩，可以看那池塘里慢慢地涨水，涨得把石板曲桥都没在水里。

这园子里荒草丛生，地上都是白色的鸟粪，山洞里还出没着狐狸。除掉鸟鸣之外，就算那荷塘最有生气，那里水草茂盛，把睡莲都挤到了石驳岸，初夏时石缝里的清水中游动着惹人喜爱的蝌蚪。尖尖的荷叶好像犀利无比，它可以从厚实的水草中戳出来，一夜间就能钻出水面。也有些钻不出

来，因为鲤鱼很喜欢鲜嫩的荷叶。一到夜间更加热闹，蛙声真象打鼓似的，一阵喧闹，一阵沉寂，沉寂时可以听见鱼儿唧喋。唵喇喇一声巨响，一条大鱼跃出水面，那响声可以惊醒树上的宿鸟，吱吱不安，直到蛙声再起时才会平息。住在这种深院高墙中是很寂寞的，唯有书籍可以作为伴侣，我常常坐在假山上看书，看得入神时身上便爬来许多蚂蚁，这种蚂蚁捏不得，它身上有股怪味，似乎是一种冲脑门儿的松节油的气味，我怀疑它是吃那白皮松的树脂长大了的。

比较起来我还是欢喜另一种小巷，它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在形式上也是把各种小巷的特点都汇集在一起。既有深院高墙，也有低矮的平房；有烟纸店、大饼店，还有老虎灶。那石库门里住着几十户人家，那小门堂里只有几十个平方。巷子头上有公用的水井，巷子里面也有只剩下石柱的牌坊。这种巷子也是一面临河，却和城外的巷子大不一样，两岸的房子拼命地挤，把个河道挤成一条狭窄的水巷。“古宫闲地少，水巷小桥多”，唐代的诗人就已经见到过此种景象。

夏日的清晨，你走进这种小巷，小巷里升腾着烟雾，巷子头上的水井边有几个妇女在那里汲水，慢条斯理地拉着吊桶绳，似乎还带着夜来的睡意，还穿着那肥大的、直条纹的睡衣。其实整个的巷子早就苏醒了。退休的老头已经进了园林里的茶座，或者是什么茶馆店，在那里打拳、喝茶、聊天。也有的老头足不出户，在庭院里侍弄盆景，或者是呆呆地坐在藤椅子上，把一杯杯的浓茶灌下去。家庭主妇已经收拾了好大一气，提篮走进那个喧嚷嘈杂的小菜场里。她们熙熙攘攘地进入小巷，一路上议论着菜肴的有无、好丑和贵贱。直

等到垃圾车的铃声响过，垃圾车渐渐地远去，上菜场的人才纷纷回来，结束清晨买菜这一场战斗。

买菜的队伍消散了，隔不多久，巷子里的活动就进入了高潮。上班的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拥出来的，有的出巷往东走，有的入巷往西去，背书包的蹦蹦跳跳，抱孩子的叫孩子和好婆说声再见，只看见那自行车银光闪闪，只听见那铃铛儿响成一片。小巷子成了自行车的竞技场，展览会、技术不佳的女同志只好把车子推出巷口再骑。不过这种高潮象一阵海浪，半个小时后便会平息。

上班、上学的都走了，那些喝茶、打拳的便陆陆续续地回来。这些人走进巷子里来时，大多不慌不忙，神色泰然，眼帘半垂，好象是这条巷子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感到新奇。欢乐莫如结婚，悲伤莫如死人，张惶莫如失火，可怕莫如炮声，他们都经历过的，无啥稀奇。如果你对他们不感兴趣的东两感到兴趣的话，每个人的经历倒很值得收集。他们有的是一代名伶，有的身怀绝技；有的是八级技工，曾经在汉阳兵工厂造过枪炮的；有的人历史并不光彩，可那情节却也十分曲折离奇。研究这些人的生平，你可以追溯一个世纪。但是需要使用一种电影手法——化出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白发如银、佝偻千瘠的老太太是演过《天女散花》的。

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。入夜以后，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，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，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。这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把深藏在小庭深院中的生活都吸到了外面。巷子的两边摆着许多小凳和藤椅，人们坐着、躺着来接受那

凉风的恩惠。特别是那房子缩进去的地方，那里有几十个平方的砖头地，是一个纳凉、休息小憩的场所。砖头地上洒上了凉水，附近的几家便来聚会。连那些终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也被儿孙搀到藤椅子上，接受邻居的问候。于是，这巷子里的春花秋月，油盐柴米，婚丧嫁娶统统成了人们的话题，生活底层的秘密情报可以在这里猎取。只是青年人的流动性比较大，一会儿来了个小友，几个人便结伴而去；一会儿来了个穿连衫裙的，远远地站在电灯柱下招手，藤椅子咯喳一响，小伙子便被吸引而去。他们不愿意对生活作太多的回顾，而是欢喜向未来作更多的索取；索取得最多的人却又不在外面，他们面对着课本、提纲、图纸，在房间里挥汗不止，在蚊烟的缭绕中奋斗。

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巷子里乘凉的人不多，夏夜敞开的的生活又有隐蔽起来的趋势。这都是那些倒霉的电视机引起的，那玩艺以一种飞跃的速度日益普及。在那些灯光暗淡的房间里老少咸集，一个个寂然无声，两眼直瞪，摇头风扇吹得呼呼地响。又风凉，又看戏，谁也不愿再到外面去。有趣的是那些电视机的业余爱好者，那些头发蓬乱、衣冠不整的小青年，他们把刚刚装好还没有配上外壳的电视机捧出来，放在那砖头地上作技术表演，免费招待那些暂时买不起或者暂时不愿买电视机的人。静坐围观的人也不少，好象农村里看露天电影。

小巷子里一天的生活也是由青年人来收尾，更深入静，情侣归来，空巷沉寂，男女二人的脚步都很合拍、和谐、整齐。这时节，路灯灼亮，粉墙反光，使得那挂在巷子头上的

月亮也变得红殷殷的。脚步停住，钥匙声响，女的推门而入，男的迟疑而去，步步回头；那门关了又开，女的探出上半身来，频频挥手，这一对厚情深意，那一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男的手足无措，站在一边，女的依在那牌坊的方形石柱上，赌气、别扭，双方僵持着，好象要等待月儿沉西。归去吧姑娘，夜露浸凉，不宜久留，何况那方形的石柱也依不得，那是块死硬而沉重的东西……。

面对着大路你想驰骋，面对着高山你想攀登，面对着大海你想远航。面对着这些深邃的小巷呢？你慢慢地向前走啊，沿着高高的围墙往前走，踏着细碎的石子往前走，扶着牌坊的石柱往前走，去寻找艺术的世界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，去倾听历史的回响……也许已经找到了一些什么了吧，暂且让它在这本书中留下，看起来找到的还不多，别着急啊，让我慢慢地向前走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三年十月于苏州

小巷深处

苏州，这个古老的城市，现在是睡熟了。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，象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那不太明亮的街灯照着秋风中的白杨，把婆娑的树影投射在石子马路上，使得街道也洒上了朦胧的睡意。

在城市的东北角，在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，有一个窗子里亮着灯，灯光下，有一个姑娘坐在书桌旁，双手托着下巴，在凝思，在默想。

她的鼻梁高高的，额骨稍稍向前耸起，耸得并不过分，和她的鼻梁正显得那么匀称。她的眼睛乌泽而闪光，睫毛长而稀疏，映着灯光似乎可以数得出来。她的两条发辫从太阳穴上垂下来，拢到后颈处又并为一条而拖到腰际，在两条辫子合并的地方随便地结着一条花手帕。唉！她的眼圈儿为什么那样暗黑？不象哭过，也不象失眠，倒象痛苦与折磨所留下的标记！

在这条巷子里，很少有人知道这姑娘是做什么的。邻居们只知道她白天不在家，晚上读书到深夜。只有邮递员知道

她叫徐文霞，是某纱厂的工人，因为邮递员经常送些写得漂亮的信件给她，而她接到这种信件时便要皱起眉头，甚至当着邮递员的面便把信撕得粉碎。

徐文霞放下双手，翻开桌上的小代数，却怎么也读不下去，感到一阵阵的烦恼。近些时来，她的心头常常涌起这种少女特有的烦恼。每当这种烦恼泛起时，便带来了恐惧与怨恨，那一段使人羞耻、屈辱和流泪的回忆又在眼前升起……

是秋雨湿漉的黄昏，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，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、屋角边、弄堂口，游荡着一些妖艳的妇女。她们有的象幽灵似的移动，有的象喝醉酒似的依在电线木杆上，嘴角上随便地叼着烟卷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故意把乳房隆起。她们的眼睛都盯住旅馆的大门和路上的行人，每当有男人走过时，便嗲声嗲气地叫喊起来：

“去吧，屋里去吧！”

“不要脸，婊子，臭货。”传来了行人的谩骂。

这骂声立即引起一阵麻木的轰笑：“寿头、猪猡、赤佬……”一连串下流的咒骂来自这群女人。

在这一群女人中也混着徐文霞。那时她被老鸨叫作阿四妹。才十七岁的孩子啊，瘦削而敷满白粉的脸映着灯光更显得惨白惨白……

这些事已经去得很遥远了，仿佛已经退到了世界的另一边，可是，徐文霞一想起来便颤抖！

一九五二年，人民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，治病，诉苦，学习生产技能。徐文霞在那里度过了

终身难忘的一年。她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滋味，人间的幸福就莫过如此吧，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起头，做一个真正的人！

那一年以后，徐文霞便进了新生染织厂做工，后来调到大生布厂挡车，最后又进了勤大纱厂。厂长见她年轻，又生着一副聪明相，说：“别织布吧，学电气去，那里需要灵巧的手。”

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绮丽的光彩，尊敬、荣誉、爱抚的目光一齐向她投来！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，她怀着惊奇的心情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！

慢慢地，徐文霞担心了，害怕了，她怕小伙子们那奇特而灼热的目光，怕这种目光会透过她的心胸而发现她身后的恶魔，那时候奇特就会变为鄙视，灼热就会变为冷漠！她深藏着自己的身世，好在几次调动后已经没人知道这些了。让它去吧，让它象恶梦般地消逝吧。

爱情呢，家庭的幸福呢？徐文霞不敢想，也怕别人讲，怕人提起解放前的苦难，更怕小姐妹翻弄准备出嫁的衣箱。她渐渐地孤独起来，在寂静无声的夜晚，常蒙着被子流泪，无事不愿有人在身边。于是，便在这条古老的小巷里住下来。这里没有人打扰她，只是偶尔有行人走过，皮鞋敲打着石板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她拚命地读书，伴着书度过长夜，忘掉一切。那些小伙子不肯放松她，常写信来，徐文霞接到这些信便引起一阵惆怅，后来索性不看便撕掉：“谁能和做过妓女的人有真正的爱情？别尝这杯苦酒吧！”

徐文霞烦躁不安，从书桌旁站了起来，在房间里走动，

跟着又强迫自己坐下来，双手捧住头，手指捺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，好象要把头脑里的杂念统统挤掉。她深深地透了口气：

“把工作让给我，把爱情让给别人吧！”

徐文霞重新打开小代数，努力去探索方程式中的奥妙。一会儿工夫，字母在眼前舞动起来了，象波浪似的起伏。她拉拉眼皮，想唤回注意力，不消多时，又浮动了，象湖水似的荡漾开去……

可能是天气燥热吧？徐文霞伸手推开长窗，窗外起着小风，树叶子互相敲碰，窸窣地作响。夜气和秋声能催人入眠，徐文霞却更加烦躁！

徐文霞为啥烦躁，她自己知道。那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张俊的影子，如今还在眼前晃动：年轻方方的脸上放着红光，老是带着笑容和自己谈话，常跑到自己的身边来，想找点什么吧，却又涨红了脸无声地走开。徐文霞知道为着这些事烦躁，却故意不肯承认，用这种办法，她击退过多次爱情的侵袭。今天怎么搞的呢，说不想，却又偏去想：“他今天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，先是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隔半天又敲了一下，想进来又不敢进来。他的脸那样红做啥？别这样红吧，同志，难道我这个人还能讥讽别人吗！唉，他为什么不讲话，他蛮会说话的嘛，今天倒成了结巴。尽翻我的书看，还看得很有趣咧！这些书他不是都读过的吗？他要帮我补习代数，还要教我物理。昏啦，我竟答应了他，要是他怀着什么心思，我可怎么办啊！”

徐文霞平静的心被搅乱了，全部“防线”都崩溃了，她拒绝